





## 第七十八回

比邱憐子遣陰神

金殿識魔談道德

一念纔生動百魔，修持最苦奈他何？但憑洗滌無塵垢，也用收拴有琢磨。掃退高緣歸寂滅，蕩除千怪莫蹉跎。管教跳出樊籠套，行滿飛昇上大羅。

話說孫大聖用盡心機，請如來收了衆怪，解脫三藏師徒之難，離獅駝城西行，又經數月，早值冬天，但見那——

嶺梅將破玉，池水漸成冰。紅葉俱飄落，青松色更新。淡雲飛欲雪，枯草伏山平。滿

目寒光迥，陰陰透骨冷。

師徒們冲寒冒冷，宿雨餐風，正行間，又見一座城池，三藏問道：「悟空，那廂又是甚麼所在？」行者道：「到跟前自知。若是西邸王位，須要倒換關文；若是府州縣，徑過。」

師徒言語未畢，早至城門之外。三藏下馬，一行四衆，進了月城，見一個老軍，在向陽牆下，偃風而睡。行者近前，搖他一下，叫聲「長官」。那老軍猛然驚覺，麻麻糊糊的睜開眼，看見行者，連忙跪下磕頭，叫「爺爺」。行者道：「你休胡驚作怪。我又不是甚麼惡神，你叫「爺爺」，怎的？」老軍磕頭道：「你是雷公爺爺。」行者道：「胡說！吾乃東土去西天取經的僧人。適纔到此，不知地名，問你一聲的。」

那老軍聞言，却纔正了心，打個呵欠，爬起來，伸伸腰道：「長老，長老，恕小人之罪。此處地方，原喚比邱國，今改作小子城。」行者道：「國中有帝王否？」老軍道：「有有有！」行者却轉身對唐僧道：「師父，此處原是比较國，今改小子城。但不知改名之意何故也。」唐僧疑惑道：「既云比邱，又何云小子……？」八戒道：「想是比邱王崩了，新立王位的是個小子，故名小子城。」唐僧道：「無此理！無此理！我們且進去，到街坊上再問。」沙僧道：「正是。那老軍一則不知，二則被大哥說得胡說。且入城去詢問。」又入三層門裏，到道衢大市觀看，倒也衣冠齊整，人物清秀。但見那——

酒樓歌館語聲喧，絲鋪茶房高掛帘。萬戶千門生意好，六街三市廣財源。買金販

錦人如蟻，奪利爭名只爲錢。禮貌莊嚴風景盛，河清海晏太平年。

師徒四衆牽着馬，挑着擔，在街市上行。設多時，看不盡繁華氣概；但只見家家門口一個鵝籠。三藏道：「徒弟啊，此處人家，都將鵝籠放在門首，何也？」八戒聽說，左右觀之，果是鵝籠排列五色彩緞遮幔。馱子笑道：「師父，今日想是黃道良辰，宜結婚姻會友，都行禮哩。」行者道：「胡談那裏！家家都行禮！其間必有緣故。等我上前看看。」三藏扯住道：「你莫去。你嘴臉醜陋，怕人怪你。」行者道：「我變化個兒去來。」

好大聖，捻着訣，念聲咒語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一個蜜蜂兒，展開翅，飛近前邊，鑽進幔裏觀看。原來裏面坐的是個小孩兒。再去第二家籠裏看，也是個小孩兒。連看八九家，都是個小孩兒。却是男身，更無女子。有的坐在籠中頑耍，有的坐在裏邊啼哭；有的吃果子，有的或睡坐。行者看罷，現原身，回報唐僧道：「那籠裏是些小孩子，大者不滿七歲，小者只有五歲，不知何故。」

三藏見說，疑思不定。忽轉街見一衙門，乃金亭館驛。長老喜道：「徒弟，我們且進這驛裏

去。一則問他地方，二則撒喂馬匹，三則天晚投宿。沙僧道：「正是快進去耶。」四衆欣然而入，只見那在官人果報與驛丞接入門，各各相見，敘坐定，驛丞問：「長老自何方來？」三藏言：「貧僧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者。今到貴處，有關文理當照驗，權借高衙一歇。」驛丞即命看茶。茶畢，即辦支應，命當直的安排管待。三藏稱謝，又問：「今日可得入朝見駕，照驗關文？」驛丞道：「今晚不能，須待明日早朝。今晚且於敝衙門寬住一宵。」

少頃，安排停當，驛丞即請四衆同吃了齋供；又教手下人打掃客房安歇。三藏感謝不盡。既坐下，長老道：「貧僧有一件不明之專請教，煩爲指示。貴處養孩兒，不知怎生看待？」驛丞道：「天無二日，人無二理。」養育孩童，父精母血，懷胎十月，待時而生；生下乳哺三年，漸成體相。豈有不知之理？」三藏道：「據尊言與敝邦無異；但貧僧進城時，見街坊人家，各設一鵝籠，都藏小兒在內。此事不明，故敢動問。」驛丞附耳低言道：「長老莫管他，莫問他也，莫理他。說他請安置，明早走路。」

長老聞言，一把扯住驛丞，定要問個明白。驛丞搖頭搖手，只叫「謹言！」三藏一發不放，

生死定要問個詳細。驛丞無奈，只得屏去一應在官人役，獨在燭光之下，悄悄而言道：「適所問鵝籠之事，乃是國王選就的。你只管問他怎的？」三藏道：「何爲選就？必見教明白，我方得放心。」驛丞道：「此國原，是比邱國，近有民謠，改作小子城。三年前，有一老人，打扮做道人模樣，携一小女子，年方一十六歲，其女形容嬌俊，像若觀音。——進貢與國王。國王愛其色美，寵幸在宮，號爲美后。近來把三宮娘娘，六院妃子，全無正眼相覷，不分晝夜，貪歡不已。如今弄得精神瘦倦，身體尪羸，飲食少進，命在須臾。太醫院檢盡良方，不能療治。」

「那進女子的道人，受我主誥封，稱爲國丈。國丈有海外秘方，甚能延壽。前者去十洲三島，採將藥來，俱已完備；但只是藥引子利害，單用着一千一百一十一個小兒的心肝，煎湯服藥。服後有千年不老之功。這些鵝籠裏的小兒，所以俱是選就的，養在裏面。人家父母，懼怕王法，俱不敢啼哭，遂傳播謠言，叫做小兒城。長老明早到朝，只去倒換關文，不得言及此事。」

言畢，抽身而退。唬得個長老骨軟筋麻，止不住腮邊淚墮，忽失聲叫道：「國王！國王！爲你貪歡愛美，弄出病來，怎麼屈傷這許多小兒性命？苦哉！苦哉！痛殺我也！」有詩爲證：——

邪主無知失正真，貪歡不省暗傷身。因求永壽戕童命，爲解天災殺小民。僧發慈

悲難割捨，官言利害不堪聞。燈前洒淚長吁嘆，痛倒參禪向佛人。

八戒近前道：「師父，你是怎的起哩？」把別人棺材抬在自家家裏哭！「不要煩惱，常言道：『君教臣死，臣不死不忠；父教子亡，子不亡不孝。』他傷的是他的子民，與你何干？且來寬衣服睡覺，『莫替古人就憂。』」三藏滴淚道：「徒弟啊，你是一個不慈憫的！我出家人，積功累行，第一要行方便。怎麼這等一味胡行！從來也不見吃人心肝，可以延壽。似這等之事，教我『恁不傷悲！』」沙僧道：「師父且莫傷悲。等明早倒換關文，覲面與國王講過。如若不從，看他是怎麼模樣的一個國丈。或恐那國丈是個妖精，欲吃人的心肝，故設此法，未可知也。」行者道：「悟淨說得有理。師父，你且睡覺，明日等老孫同你進朝看國丈的好歹。如不是人，只恐他走了旁門，不知正道，徒以採藥爲真，待老孫將先天之要旨，化他皈正；若是妖邪，我把他拿住，與這國王看看，教他寬慾養身，斷不教他傷了那些孩童性命。」

三藏聞言，急躬身，反對行者施禮道：「徒弟啊，此論極妙！極妙！——但只是見君，不可便



問此事，恐他不分遠近，並作謠言見罪，却怎生區處？」行者笑道：「老孫自有法力，如今先將鵝籠小兒攝離此城，教他明日無物取心，地方官自然奏表。那國王必有旨意，或與國丈商量，或者另行選報。那時節，借此舉奏，決不致罪坐於我也。」三藏甚喜，又道：「如今怎得小兒離城？若能脫得，真賢徒天大之德！可速爲之，略遲緩些，恐無及也。」行者抖擻神威，卽起身，吩咐八戒、沙僧：「同師父坐着，等我施爲你看。但有陰風刮動，就是小兒出城了。」他三人一齊俱念：「南無救生藥師佛！南無救生藥師佛！」

這大聖出得門外，打個喲喲，起在半空，捻了訣，念動真言，叫聲：「唵淨法界！」拘得那城隍、土地、社令、真官，並五方揭諦、四值功曹、六丁六甲與護教伽藍等衆，都到空中，對他施禮道：「大聖，夜喚吾等，有何急事？」行者道：「今因路過比邱國，那國王聽信妖邪，要取小兒心肝做藥引子，指望長生。我師父十分不忍，欲要救生滅怪，故老孫特請列位各使神通，與我把這城中各街坊人家鵝籠內的小兒，連籠都攝出城外山凹中，或樹林深處收藏一二日，與他些果子食用，不得餓損，再暗護持，不得使他驚恐啼哭。待我除了邪，治了國，勸正君王，臨行時，送

來還我。」

衆神聽令，即便各使神通，按下雲頭，滿城中陰風滾滾，慘霧漫漫：——

陰風刮暗一天星，慘霧遮昏千里月。起初時，還蕩蕩悠悠；次後來，就轟轟烈烈。悠悠蕩蕩，各尋門戶救孩童；烈烈轟轟，都看鵝籠援骨血。冷氣侵人怎出頭，寒威透體衣如鐵。父母徒張皇，兄嫂皆悲切。滿地捲陰風，籠兒被神攝。此夜縱孤恹，天明

盡歡悅。

有詩爲證：——

釋門慈憫古來多，正善成功說摩訶。萬聖千真皆積德，三皈五戒要從和。比邱

國非君亂，小子千名是命訛。行者因師同救護，這場陰鷲勝波羅！

當夜有三更時分，衆神祇把鵝籠攝去，各處安藏。行者按下祥光，竟至驛庭上，只聽得他三人還念『南無救生藥師佛哩。』他也心中暗喜，近前叫：『師父，我來也。陰風之起何如？』  
八戒道：『好陰風！』三藏道：『救兒之事，却怎麼說？』行者道：『已一一救他出去，待我們起

身時送還。」長老謝了又謝，方纔就寢。

至天曉，三藏起來，遂結束齊備道：「悟空，我趁早朝，倒換關文去也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自家去，恐不濟事；待老孫和你同去，看那國內邪正如何。」三藏道：「你去却不肯行禮，恐國王見怪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不現身，暗中跟隨你，就當保護。」三藏甚喜，吩咐八戒、沙僧，看守行李馬匹。却纔舉步，這驛丞又來相見。看這長老打扮，比昨日又不同。但見他——

穿一領錦襴異寶佛袈裟，頭戴金頂毘盧帽。九環錫杖手中拿，胸藏一點神光妙。

通關文牒緊隨身，包裹袋中纏錦套。行似阿羅降世間，誠如活佛真容貌。

那驛丞相見禮畢，附耳低言，只教莫管閑事。三藏點頭應聲。大聖閃在門旁，念個呪語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螻蛄蟲兒，嚶的一聲，飛在三藏帽兒上，出了館驛，竟奔朝中。及到朝門外，見有黃門官，卽施禮道：「貧僧乃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者。今到貴地，理當倒換關文。意欲見駕，伏乞轉奏轉奏。」

那黃門官果爲傳奏。國王喜道：「遠來之僧，必有道行。」教請進來。黃門官復奉旨，將長

老請入。長老階下朝見畢，復請上殿賜坐。長老又謝恩坐了。只見那國王相貌尪羸，精神倦怠。舉手處，揖讓差池；開言時，聲音斷續。長老將文牒獻上，那國王眼目昏朦，看了又看，方纔取寶印用了花押，遞與長老。

長老收訖，那國王正要問取經原因，只聽得當駕官奏道：「國丈爺爺來矣。」那國王即托着近侍小宦，擰下龍牀，躬身迎接。慌得那長老急起身，側立於旁。回頭觀看，原來是一個老道者，自玉階前，搖搖擺擺而進。但見他：

頭上戴一頂淡鵝黃九錫雲錦紗巾，身上穿一領筋頂梅沉香綿絲鶴氅，腰間繫一條細藍三股攢絨帶，足下踏一對麻經葛緯雲頭履。手中拄一根九節枯藤盤龍拐杖，胸前掛一個描龍刺鳳團花錦囊。玉面多光潤，蒼髯領下飄。金睛飛火焰。

長目過眉梢，行動雲隨步，逍遙香霧饒。階下衆官都拱接，齊呼國丈進王朝。

那國丈到寶殿前，更不行禮，昂昂烈烈，竟到殿上。國王欠身道：「國丈行踪，今喜早降。」就請左手繡墩上坐。三藏起一步，躬身施禮道：「國丈大人，貧僧問訊了。」那國丈端然高坐，

亦不回禮，轉面向國王道：『僧家何來？』國王道：『東土唐朝差上西天取經者。今來倒驗關文。』國丈笑道：『西方之路，黑漫漫有甚好處？』三藏道：『自古西方乃極樂之勝境，如何不好？』那國王問道：『朕聞上古有云：「僧是佛家弟子。」端的不知爲僧可能不死，向佛可能長生？』

三藏聞言，急合掌應道——

『爲僧者，萬緣都罷；了性者，諸法皆空。大智閑閑，澹薄在不生之內；真機默默，逍遙於寂滅之中。三界空而百端治，六根淨而千種窮。若乃堅誠知覺，須當識心心淨則孤明獨朗，心存則萬境皆清。真空無欠亦無餘，生前可見；幻相有形終有壞，分外何求？行功打坐，乃爲入定之原；佈惠施恩，誠是修行之本。大巧若拙，還知事無爲；善計非籌，必須頭頭放下。但使一心不動，萬行自全；若云採陰補陽，誠爲謬語。只要塵塵緣總棄，物物色皆空。素素純純寡愛慾，自然享壽永無窮。』

那國丈聞言，付之一笑，用手指定唐僧道：『呵呵！呵呵！你這和尚滿口胡柴，寂滅門中，必云

認性；你不知那性，從何而滅？枯坐參條，盡是些盲修瞎煉。俗語云：「坐坐，坐坐！你的屁股破火熬煎，反成禍。」更不知我這——

「修仙者，骨之堅秀；達道者，神之最靈。携箆瓢而入山訪友，採百藥而臨世濟人。摘仙花以砌笠，折香蕙以鋪衲。歌之鼓掌，舞罷眠雲。闡道法，揚太上之正教；施符水，除人世之妖氛。奪天地之秀氣，採日月之精英。連陰陽而丹結，按水火而胎凝。二八含消兮，若恍若惚；三九陽長兮，如杳如冥。應四時而採取藥物，養九轉而修煉丹成。跨青鸞，升紫府，騎白鶴，上瑤京。參滿天之華采，表妙道之慇懃。比你那靜禪釋教，寂滅陰神，涅槃遺臭殼，又不脫凡塵——三教之中無上品，古來惟道獨稱尊！」

那國王聽說，十分歡喜。滿朝官都喝采道：「好個「惟道獨稱尊」！「惟道獨稱尊」！」長老見人都讚他，不勝羞愧。國王又叫光祿寺安排素齋，待那遠來之僧出城西去。三藏謝恩而退。纔下殿，往外正走，行者飛下帽頂兒，來在耳邊叫道：「師父，這國丈是個妖邪。國王受了

妖氣。你先去驛中等齋，待老孫在這裏聽他消息。」三藏知會了，獨出朝門不題。

看那行者，一翅飛在金鑾殿翡翠屏中釘下，只見那班部中閃出五城兵馬官，奏道：「我主，昨夜一陣冷風，將各坊各家鵝籠裏小兒，連籠都刮去了，更無踪跡。」國王聞奏，又驚又惱，對國丈道：「此事乃天滅朕也！連月病重，御醫無效，幸國丈賜仙方，專待今日午時開刀，取此小兒心肝作引，何期被冷風刮去，非天欲滅朕而何？」國丈笑道：「陛下且休煩惱，此兒刮去，正是天送長生與陛下也。」國王道：「見把籠中之兒刮去，何以返說天送長生？」國丈道：「我纔入朝來，見了一個絕妙的藥引，強似那一千一百一十個小兒之心，那小兒之心，只延得陛下千年之壽；此引子，吃了我的仙藥，就可延萬萬年也。」

國王漠然不知是何藥引，請問再三，國丈纔說：「那東土差去取經的和尙，我看他器宇清淨，容顏齊整，乃是個十世修行的真體，——自幼爲僧，元陽未泄，——比那小兒更強萬倍，若得他的心肝煎湯，服我的仙藥，足保萬年之壽。」

那君聞言，十分聽信，對國丈道：『何不早說？若果如此有效，適纔留住，不放他去了。』國丈道：『此何難哉！適纔吩咐光祿寺辦齋待他，他必吃了齋，方纔出城；如今急轉旨，將各門緊閉，點兵圍了金亭館驛，將那和尚拿來，必以禮求其心。如果相從，即時剖而取出，遂御葬其屍，還與他立廟享祭；如若不從，就與他個武不善作，即時細住，剖開取之。有何難事？』那國君如其言，即傳旨，把各門閉了；又差羽林衛，大小官軍，圍住館驛。

行者聽得這個消息，一翅飛奔館驛，現了本相，對唐僧道：『師父，禍事了！禍事了！那三藏纔與八戒、沙僧、領御齋，忽聞此言，謊得三屍神散，七竅煙生，倒在塵埃，渾身是汗，眼不定睛，口不能言，慌得沙僧上前攙住，只叫：『師父甦醒！師父甦醒！』八戒道：『有甚禍事？有甚禍事？你慢些兒說便也罷，却謊得師父如此！』行者道：『自師父出朝，老孫回視，那國丈是個妖精，少頃，有五城兵馬來奏冷風刮去小兒之事。國王方惱，他却轉教喜歡道：『這是天送長生與你。』要取師父的心肝做藥引，可延萬年之壽。那君聽信謠言，所以點精兵，來圍館驛，差錦衣官來請師父求心也。』八戒笑道：『行的好慈悲！救的好小兒！剖的好陰風！今番却撞出禍來。』



了」

三藏戰兢兢的，爬起來，扯着行者，哀告道：「賢徒啊！此事如何是好？」行者道：「若要好，大做小。」沙僧道：「怎麼叫做『大做小』？」行者道：「若要全命，師作徒，徒作師，方可保全。」三藏道：「你若救得我命，情願與你做徒弟孫也。」行者道：「既如此，不必遲疑。」教：「八戒，快和些泥來。」

那馱子即使釘鈿，築了些土；又不敢外面去，在地下擄起衣服撒溺，和了一團臊泥，遞與行者。行者沒奈何，將泥撲作一片，往自家臉上一安，做下個猴像的臉子，叫唐僧站起休動，再莫言語，貼在唐僧臉上，念動真言，吹口仙氣，叫「變！」那長老即變做個行者模樣，脫了他的衣服，以行者的衣服穿上。行者却將師父的衣服穿了，捻着訣，念個咒語，搖身變作唐僧的嘴臉。八戒，沙僧，也難識認。

正當合心裝扮停當，只聽得鑼鼓齊鳴，又見那鎗刀簇擁。原來是羽林衛官領三千兵把館驛圍了。又見一個錦衣官走進驛庭問道：「東土唐朝長老在那裏？」慌得那驛丞戰兢兢

的跪下，指道：『在下面客房裏。』錦衣官即至客房裏道：『唐長老，我王有請。』八戒，沙僧，左右護持假行者，只見假唐僧出門施禮道：『錦衣大人，陛下召貧僧，有何話說？』錦衣官上前一把扯住道：『我與你進朝去，想必有取用也。』咦！這正是——

妖誣勝慈善，慈善反招凶。

畢竟不知此去端的性命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